

# 变化的速度 不变的期待

——三代列车长眼中的30年春运



春运、归家是每年春节不变的主题，但从绿皮车到复兴号，承载亿万归家梦想的列车正在不断更新换代。出行的便捷、回家的速度以及服务水平的提升，让不变的归家梦里，渐渐少了“负重前行”的疲惫脸，多了“轻车简从”的潇洒客。

##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：从100多小时到18小时

慢悠悠、乌泱泱、闹哄哄……提起绿皮车，这恐怕是很多人关于春运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2020年春运，是老列车长周青的第36个春运，也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春运。30多年来，周青感受着中国铁路从绿皮车到复兴号的进步，乘客们归家梦实现的不断提升。

2004年，周青作为列车长值乘刚开通

的广州到四川内江一线。这条全程2400多公里的线路，坐着绿皮车跑一个来回要5天4夜，100多个小时。

连接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和劳务输入大省广东之间的铁路线，常年人员爆满，日常客流超员40%以上。到了春运，超员更是高达80%，车厢里乌泱泱都是人。一节车厢20多米，周青要花半小时才能“挪”完，一趟车巡视下来，衣衫都会被汗湿透。

而今，广东到四川的高铁开通以后，同样的距离，来回只需18小时。

80后列车长谢杰说，从绿皮车到高铁，国家的铁路事业快速发展，春运中旅客也从“负重前行”变为“轻车简从”。

“以前车速慢，车上时间长，旅客都是大包小包，要带洗漱用品、每日三餐等各种物件。而现在高铁舒适快捷，乘客的行李也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潇洒。”谢杰说。

## 从管理员到“无干扰服务”

变化的不仅是车速和旅客，铁路的服务也在提升。

周青说，八十年代的乘务员值乘，哨子、棍子是必备工具，“嗓子不够用时，要用棍子”。到了九十年代，列车长是车上的“大管家”，要负责整理行李、安全宣传、检票验票等工作。

90后的列车长李秋玉说，自己进入铁路系统工作是在2008年，那时候正好赶上列车工作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型期。“以前跟乘客说话是‘车票’‘拿好’，而现在则是‘文明十字用语，请字当头’，要求语气要亲

切。”李秋玉说。

从硬件到软件，铁路服务正在不断完善和人性化。谢杰告诉记者，以前一节车厢就两个充电接口，现在高铁每个座位底下都配一个。不少列车上还有无线网络，旅客饿了还能扫码点餐。

值乘人员也要练就“十八般武艺”。李秋玉一次值乘中曾遇到一个儿童旅行团，一个小孩因为晕车一直哭，她拿出晕车贴，哄孩子说是有消除疼痛魔法的魔术贴，还帮他准备了一碗酸面条，好转的孩子称李秋玉为“魔法师姐姐”。

对此，谢杰也深有感触，在谢杰看来，现在的乘务员得“身兼数职”：应急救援的医护、哄孩子的保姆、处理纠纷的调解员、开导情绪的心理医生……

借助先进的信息系统，谢杰和同事正探索“无干扰服务”。现在高铁上先进的交互系统，能让乘务员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随时查看列车座位信息，绿灯表示空位，红灯表示已乘坐，而黄灯则代表下一站上人。通过交互系统信息和乘务员“察言观色”，判断如何开展工作，达到“无干扰服务”——乘客休息、办公或休闲时，不会感觉到乘务员存在，一旦有需要，乘务员能及时出现。

## 凑不齐的全家福 “站台式见面”的团聚

2020年春运，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近7000万人次，比2012年春运翻了一倍。虽然供需矛盾有所缓解，但部分方向车票依旧“一票难求”。

为了实现乘客归家梦而奔走在一线的列车长们，他们很多人很多年难以跟家人团聚。

周青30多年来只跟家人团聚过四五个春节。“婆婆一直念叨要拍张全家福，但一直都凑不齐人。”周青说，因为我们一家都是铁路人，丈夫是乘警，公公是铁路司机，大伯和小姑也是铁路工作者。

笑起来眉眼弯弯的李秋玉工作13年来，和家人在春节就团聚过一次。李秋玉说，车上遇到形形色色的旅客，也有不少“每听乡音倍思亲”的时候。

为了见李秋玉，哥哥和弟弟学会了“站台式会面”。一次李秋玉值乘在北京西站短暂停靠，知道消息的哥哥专门买了张站台票去看妹妹。而弟弟去辽宁大连上大学时，刚好李秋玉值乘的车要经过郑州站，特意买了张联程票，在郑州换乘，只为见姐姐一面。

今年1月3日，李秋玉与爱人领了结婚证。但因为春运值乘任务，他们决定把婚礼延后。今年春运，李秋玉值乘要到大年三十才能完成任务，回到广州。李秋玉说：“值乘完后我计划做夜间高铁去江西爱人家，我们共同迎接新年的第一天。”



## 钱七虎 心怀感恩 忠贞报国



钱七虎，男，汉族，1937年10月生，中共党员，陆军工程大学教授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钱七虎六十年如一日，坚守爱党、报国、强军的赤子情怀，战斗在祖国的大山深处、戈壁荒漠、边防海岛等工程一线，为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默默奉献。他瞄准科技前沿，自觉把人生价值融入国家和军队建设伟大事业，为我国各个时期的防护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始终心怀感恩、忠贞报国，把献身党的崇高事业作为永恒初心。钱七虎是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、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。他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从哈军工求学、赴苏联留学深造到学成回国工作，他始终抱定“爱党信党跟党走，是我一生中正确、最坚定的选择”的信念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投身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开创性研究，带领团队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著名高校、研究所和工程现场，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套爆炸压力模拟器，建成了国内唯一的爆炸冲击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，解决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工程防护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，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“金钟罩”。

始终瞄准前沿，把心系国家天下作为不变情怀。钱七虎常说，哪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有利，科技工作者的兴趣和爱好就要向哪里聚焦。他建立了我国城市人防工程毁伤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，制定了我国首部人防工程防护标准。他积极投身长江隧道、南水北调、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建设，为南海岛礁、港珠澳大桥、雄安新区等国家大计提供战略咨询。

始终立德树人，把培养优秀后继人才作为最大课题。数十年来，他创建了我国防护工程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。他还心系下一代，设立瑾晖慈善基金，向贫困失学儿童和孤寡老人捐助累计100余万元，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，重点资助西部贫困学子。

钱七虎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荣立一等功1次，被评为全军爱国奉献优秀干部。

据中国文明网

